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E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撞上门的女人
再续前缘

远方出版社

罪 案 前 途

第一章 重 逢

“你应该把注押在‘冷血’上，”围栏旁边的马夫说，“看，它简直就像闪电般飞驰过跑道。”

比尔·诺思没有回答，他拿着望远镜，迎着清晨的斜阳，密切地注视着赛马场跑道，但他丝毫没有留意那匹叫“冷血”的赛马跑了多少。八年了，他从未赌过马。

真正使他留在围栏边、紧紧盯着那些不顾一切驰骋过跑道的纯种马的是“冷血”的骑手——一位体态轻灵、优美的女士。此时，她伏在马背上，光彩夺目如同飞入云霄的风筝上的彩带。

“喂，宝贝儿，到里圈来。”马夫大声喊着，“我们看看它能跑多远。”

比尔咬紧牙关，暗自祈祷她别照做，但在她的形象闪过的一刹那，便听到马蹄声声，如雷鸣般传来，那细微的、不太正常的节奏在他经过训练的音乐家的耳鼓内震动着，回荡在他的五脏六腑，令他不由得更警惕。

她知道她胯下的马在经过最后一个弯道时失常了。她的头发松散下来，如同红棕色的波浪在她身后飘荡着，应和着沉重的马蹄声的节奏，她站在马镫上，身子离开马背，悬空骑着马，靠脚、腿肚及她少有的敏锐的直觉保持着平衡。

“就是那个样子，亲爱的！”马夫喝了一口纸杯里的咖啡。他毫不理睬比尔内心窒息般的痛苦，继续评论着。“你知道它看起来像谁吗？‘西班牙舞者’，一匹阉马，就是几年前在特拉

世界禁书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渥斯赌马场上突然狂奔、折断了腿而不得不杀死的那匹马。小伙子，她的骑技可真棒，不是吗？”

“没错。”比尔低声说，“她骑技很精。”

“不错，自从她丈夫在去年冬天死了，没有人再赌她的马。接着，在赛马前，她又摔了个大跟斗。但她又杀回来了，不是吗？”

“对。”她穿着一件金色紫色相间的模仿赛马服色彩的训练夹克。比尔知道，那颜色是雷·马龙所喜爱的，但如果她穿寡妇的黑色装，比尔知道雷·马龙是会非常高兴她那样装束的。

“那是他的马，是吗？她丈夫雷·马荣的马？”

“马龙，”比尔纠正说，“雷·马龙。”

“对，是马龙。但那马不再是他的了，死人不能再拥有马了。”

比尔咬紧牙关，将就在舌尖的脏话生生咽下。雷·马龙曾经是他的一个朋友，而且远不只是一个朋友，在他与比尔现在注视着这个女人结婚之前，他就是比尔的一个良师，一个表率。那时，他们还没有同时爱上这个女人。后来，他们都爱上了她，当然，他们其中的一个非常清楚自己无法赢得她，紧紧地拥有她。不管怎样，雷曾经是一个朋友，比尔真切地为这个朋友逝去而伤心。

“不管马的主人是谁，他都知道一定要继续雇她作骑师。”

比尔紧紧抓住望远镜，默不作声，赌马有很多方法，可以不通过赌窗或赌注经纪人，那样耗时更长，花费更多。比尔·诺思还没有傲慢到要声明自己就是那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新主人。

他放下望远镜。那个马夫瞥了他一眼，注意到比尔夹克衫

序幕

下面的入场证上写着比尔的名字和“拥有人”的字样。

“嗨，”那个男人吃惊地叫道，“你是那马的主人吗？”

“对，”比尔厉声说。“我的马。”

马和骑手越来越近，接着如同惊雷般咆哮着掠过围栏边的他们，那简直就是骑手骨骼、肌肉与意志美妙绝伦的创造。比尔转过头，视觉紧跟着，内心努力搜寻着那异常清晰的情感之门。

一幅画面不可遏止地在他脑海里闪现，他拥着她，双手紧贴在她小巧的腰部，感觉着她臀部那美妙的曲线和她纤细的腰身。他还记得她双手拥在他的肩头，身体微微后仰，柔软的娇躯与他强健的身体在那古老的节奏中闭合着……。

他的手紧握住栏杆，身体剧烈地颤动着。八年前，他毅然决然地放弃她。然后，她结婚了，事情好像发生在上个世纪，今日思之，恍然如同隔世。她已经把他驱逐出她的生活，他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她还会让他回到她身边。

他痛苦中糅合着多种情感；回忆，后悔，以及突然袭来的烦恼和忧虑。这时，马突然一个踉跄，蹄下一滑，接着马的头部在空中恐惧、狂野地划过一个弧线，便摔倒在跑道上四蹄朝上。它痛苦地嘶鸣着，蹄子在空中挣扎着。

赛马场的职员对这一突然事件还没有反应，比尔·诺思便手撑栏杆，一跃而起跳入赛场，穿过赛马场中央，奔向半英里之外那模糊的紫色金色相间的一团。在他意识之中，她的身影占据了一切，仿佛他过去所犯下的一切过错到此时才达到了终结。

梅根·马龙一点一点慢慢地舒展开身体。从马上滚下时，她采取了保护性的球形姿势。她伸直脖颈，望望四周，想看看

马怎么了，却看不见它。那匹马早已站起来，跑过弯道，继续奔跑起来，好像刚才那灾难性的摔倒不过是摆脱向它提出多余建议、给它带来烦恼的骑手的一种方便的举措而已。这时，终点线那边传来一阵喊叫声、诅咒声和骚乱声。那一定是那些驯马的马夫们正手拿棍棒，企图把它抓住。那天早晨，“冷血”很不听话，甚至连它平时能够以姐妹相待、不忤逆它意气行事的几个人之一的梅根的话，它也不听。

它肯定握有她的把柄，她有点讽刺地想，慢慢坐了起来。她自己也不过是刚刚好能够倾听别人的建议而已。

她抓住身后的柱子，试图用膝盖支撑全身的重量，但马上她又缩了下去，顺着柱子再次滑跌在地，疼痛得她双眼紧闭。疼痛中她半喊半叫着一个字，那是她在受了伤或遭遇极大的损失时才会使用的。

“砰砰砰”，沉重的脚步声伴随着局促的呼吸声从松软的跑道那边向她迫近。也许是个医生吧，但愿他的包扎术一流而且身强体壮。她睁开了眼睛。

“梅根。”比尔·诺思说。

她吃了一惊，全身瞬间布满一种感觉，令她全身的肌肉都凝固了。她受伤的膝盖阵阵疼痛，如同箭刺般，但情感突然间受到的震撼至少也和疼痛一样令她窒息。

她咬紧牙关，小心地不出声。她谨慎地一点一点放松腿部的肌肉，然后小心翼翼地长喘了一口气。

她早料到他会来，他为雷的俱乐部整个赛季高潮登录了赌注，而且不管她喜欢还是不喜欢，他是她正骑着的这匹马的拥有者。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演练她见到他时的反应——商业性的热情、职业性的成熟。但现在，当她双目紧紧盯着站在眼前

再 续 前 缘

的这个男人时，她感到过去几年的恩恩怨怨都融化为空旷的大厅里萨克斯的最后一个音符。

浓密、挺直的黑发，擦掠着他的衣领，尽管比八年前短了一些，但依然很长，依然能被和风吹成蓬乱的一团，蓝色的眼睛，黑色的睫毛，挺直的鼻子，高高的身材，灵活的四肢，以及他静静地站立却却略有不安的样子，就好像在倾听他脑海里跳动着的复杂的切分音乐节拍。

他这种动与静鲜明的对比，在她第一次看到他时，她就被迷住了。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她用假身份证和狡猾的微笑骗过看门人，溜进俱乐部，看到了舞台上的他。

梅根又吸了一口气，惊异于回忆的力量之大。那时，她还不知道“大都会”俱乐部属于雷·马龙，她也还是众多追星族中的一员，去那儿只是为了听比尔·诺思演奏萨克斯。每当舞台上的他抬起头，用目光迎合着她的凝视，她就会感到一阵兴奋，像电流一样传遍全部身心，那种兴奋如此强烈，仿佛能令她的生命改变。

在嫁给雷的时候。她把这些回忆搁置一边，深深地埋在心底，封锁住那些属于青春骚动期的喜怒无定的情感，因为那不是成年人持重的情怀。但是，跌倒在萨拉托加赛马场跑道上的短短几秒钟内，她好像又回到了十八岁的时光，勇敢而冒失，困惑而兴奋，痛苦地迷失了自我。

她陷入了比尔·诺思的情网之中。

“梅根？”他紧紧握住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握得那么紧，“你还好吗？”

她点了点头，接着，不知怎么发出沙哑的声音，将她重新唤回到现实中来。“是的。”她只好重说一遍，好让对方听到她

的声音。“是的，但我不太了解你的马。”

他不耐烦地晃晃望远镜，毫不理会她的话。“你怎么样？”

“我很好。”

他紧紧盯着她，目光中饱含探询之情。从她脸上重新泛起的红晕中，他看到了太多、太多。

“那匹马……摔倒了，”她说，“在最后一个弯道处，它走错了路。这是常有的事。它坚决不转弯，我没能——”

他一声诅咒，打断了她的话，也许他是因她运气不佳摔倒而沮丧，也许是因为可能伤害这匹价值五十万美元的三岁马驹而愤怒，或者是不耐烦她的道歉。梅根凝视着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表现得泰然自若，但更恐慌于那袭来的情感。

他那双在褐色的皮肤映衬下更加湛蓝的眼睛，紧紧地、深深地注视着她，眼尾纹在朝阳中更加明显。她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一群音乐家深夜聚会时的尾声。他定定地凝视着她，目光平等、清醒。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他看上去更紧张不安、恐慌不已。

或者，那是因为她倚在栏杆下，因仰视而造成的错觉。

或者，那是因为重新涌现在她脑海的那个形象的巨大冲击，比尔就站在离她一英尺的地方，双眼满是关注，请求她的允许让他走近她。而她却手拿一把长柄叉，一把用来清扫马厩的叉子，一件无意中留在手中的武器。他从她手中拿走长柄叉，拥吻着她。正是那一吻使她相信，比尔·诺思的爱能够魔术般地把一个脆弱的、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的十八岁少女变成一位高贵的公主。

她从回忆中挣脱出来，现在的她已二十六岁，一个成年女性，已婚，生活稳定，曾是雷的妻子，现在是雷的遗孀。她重

序幕

新闭紧双眼，不论此刻心中正涌着的情感。该死的比尔·诺思又让她感觉到这些。

她需要一只手把她从土地上拉起来，任何其他一个纯种马的主人，任何一个赛马场工人或游客，她都会请求他们的帮助。但不会是比尔·诺思——在她内心深处，一个声音在强烈地反对她向比尔·诺思求助。

“给，”他突然说，不待她要求，便已伸出手。

这一动作是那么自然，不管对方是否开口求援。但梅根依然只是紧紧盯住他的手。

她知道，他的手坚硬有力，手指有着音乐家特有的敏感，以及每次拿起萨克斯时绝妙的韵味。当他还是二十一岁时，站在舞台上，无懈可击地演奏出每一个音符时，便无意中形成了他放荡不羁的傲慢风格。甚至他现在这个简单的伸手动作，他俯视她的神情，以及令她窒息的阳刚之气，都隐约透露着他的骄傲。

她知道早晚都会见到他，她甚至预计过见面时会引起对过去痛苦的回忆和悔恨，但从未想到那种她认为早已属于过去的感觉现在却重新袭遍她全身，当她内心的渴望再次唤醒。

面对他伸出的手，她不知道他是否能体会到他轻轻的一触会对她产生的波动。

“再……再让我呆一会儿，好吗？”她说，“不是每天我都会摔下马的。”

他迟疑了片刻，便把手缩回，放在脖颈上，不再反抗。“噢，上帝，但愿不是这样。”

“我想它会好起来的，它看上去并未摔瘸——刚才它一站起来，马上便跑了，还跑了很远，他们逮住它了吗？”

他摇了摇头，低声说：“我不知道，”然后看看终点处的混乱，避开了刺眼的阳光。

她倒在地上什么也看不到，便抓住围栏顶部站了起来，但立刻便感到膝盖、大腿一阵剧痛，疼得她不由自主地尖叫一声，倚靠在围栏上。

比尔把望远镜扔到草坪上，抓住她的双肩，急切地问：“怎么了？”顷刻间，他们努力维持的距离就消失在这简单的问候中了。

“没事。”她打了个手势。“我只是……”

“见鬼，梅根——怎么了？”

她脑海中又清晰生动地浮现出另一次回忆，令她窒息。

怎么了，梅根，见鬼？

她没有回答。她一直对比尔避而不见，但还是被他从马厩中发现了。她让他抱住她，但仅仅而已，却已令他心伤，但她还没有向他描述她在萨拉托加总医院的经历——她与护士在白色的无菌室的经历。那时，她感到那样无助，甚至无法讲述她在毁灭之后的绝望，任何言语、任何慰藉都唤不起她对生活的希望。

“我没有……”现在，她开口了。

“没有什么？”

她忽然明白了那是什么。

她不想和比尔·诺思去萨拉托加总医院，不想迈进那些无菌室，回忆起八年前她离开他以摆脱他们破裂的情感时的痛苦。

瞬间，她冲动地想撒谎骗她，说她的膝盖不过是擦伤了，扭了一下，或者鞋里进了石子，脚跟磨起了水泡，趾间长了脚

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斯克尔医生只要给她开点药粉就好了。

但这些想法太荒谬，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她已经二十六岁，结婚七年，孀居六个月，不再是一个冲动的孩子试图掩盖某些愚蠢的行径，现在她应该对自己负责。

她强迫自己把紧绷的双肩放松，仰起头，迎着他的目光。“我的膝盖太疼了。”她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平稳。“可能是摔下马时扭伤了。我能不能靠在你肩膀上去找一个医生检查一下？”

他悻悻地诅咒一声，放开抓住她肩膀的手，用臂膀揽住她。“还是我抱你去好了。”他不耐烦地说。

“不。”

“别担心。这没什么，你，你很轻——”

“我说不。”

他抽回胳膊，皱了皱眉，揣摸着她的语气。“为什么？”终于，他小心翼翼地问。

“因为我不至于不能走路。”

“真见鬼，你没有必要自己走。”

“不。有必要，我在这儿赛马，那样会搞得沸沸扬扬。”

他紧紧咬住牙关，她甚至能看到他脸颊上突出的肌肉。“上帝！梅根，那匹可恶的马摔的那一跤简直能摔死你们俩。”

“但那匹‘可恶’的马又重新站了起来，踏上行程，并最终夺冠。这将是三星期后它在特拉涅斯赌马场上举行的马赛中的表现。而且那时我会骑在它的背上一起创造那次辉煌，我不会找某些美妙的借口退出，让人们想起白瑞德、斯嘉丽、圆环裙及双腿同侧骑马，我不想人们那么看我。”

“不会的，”他大声叫道。“我想人们永远不会那样认为

的。”

他们沉默着，僵持着。梅根在心中想，这是由于他们各自不相容的过度自尊、自傲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他们潜在的、一触即发的情感危机。

但是，忘不了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不会漠视他一只手停留在她的背脊，一只手深深嵌入离她只一寸之遥的大腿上的感觉。突然间，她感到照在她的背部、她的脸上的斜阳竟炙热地让她反胃。

“比尔……”她控制住自己，再次开口。“我以驾驭这些十分敏感的纯种马为生，我以此为业，我很擅长。我赛马，会成功，也会摔跤，但我必须要重新站起来，赛完全程，向我的驯马师、向赛马官员报告。”

许久，他一言不发。然后，他轻轻地说：“好吧，我们按你的要求走完全程。”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便紧紧靠近她。“来，”他揽住她的腰，拥住她，毫不费力地让她倚靠在他的髋部，将她全身的重量移过来，用她那条没有受伤的腿保持平衡。尽管这样，她依然疼得紧紧咬住了牙。

现在，争辩她的膝盖没事、不需要看医生，不需照 X 光片毫无意义。而且，她知道她自己行走更没意义，她还没有蠢到以自己的将来为代价去争取现在虚伪的独立。但是，见鬼，难道非是比尔不可吗？

“为什么？”经过修剪的草坪时，她问他，“为什么你选择这个特别的早晨回来，看你的马比赛？”

她不能肯定她是否期待他回答，或者他回答的内容。难道这是因为他有权选择任何一个早晨来看赛马？是因为他拥有她

讲 续 前 缘

骑的这匹马的百分之五十的所有权？是因为没有雷，没有任何人在这里倾听、分散她赛后的紧张？或者仅仅可能是因为比尔·诺思想以“所有者”而不是“赌博者”的身份观看比赛？

但是，他的回答如此出乎意料，如此会把震动，令她无言以对。

“也许是因为八年前的一个早晨，我没有在那儿看你赛马，梅根。但是，我本应该在那儿的。”

她没有问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她也没有问自己该如何回答。

她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想知道。

第二章 医院里

比尔搀扶着梅根走进他的货车，把车门关上，然后驶出了停车场。

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比尔想，如果要说的话，很可能是“不。”她不是不想争辩，只是不愿意说话而已。

他开着车绕过一辆马车，穿过榆荫遮盖的赛马场大门，驶上了勒德洛大街。他瞥了她一眼。

她头向后倚靠在座位上，紧闭着双眼，双唇抿成了一条线，好像在竭力控制住自己不做鬼脸。她的双手紧紧抱住大腿，不让受伤的膝盖随着货车的颠簸而晃动——他买这辆货车是为了运送声响设备，而不是为了乘坐。

她先和驯马师彼得·鲍德恩谈过后，才去看医生。彼得很关心她的伤势，说：“我希望你去看看受伤的膝盖，我会找其他人接替你的赛事。”当她移交完赛马事宜，走起路来已是步履蹒跚，他不得不抱她上车。

他紧紧抓住方向盘，努力控制住看起来是那样自然拥住她双肩的冲动。

但他知道她不会欢迎他的这个举动。于是他问：“你的膝盖还好吗？”

她转过头，长久地盯住他。他不知道他是否在这句简短的问候中流露出太多的关切。“现在好多了。”她叹了口气，又转回了头。“但一会儿又疼得厉害，说不准什么时候又好了。”

“噢，”他嘟哝着，“我知道，”她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去

前 奏

年四月，”他说，“你受伤很重，不得不退出了德比马赛和贝尔蒙特赌马赛。”

“德比马赛和……噢，我想彼得告诉你要给‘冷血’换一个新的骑师。”

他摇了摇头。“不是彼得告诉我的。电视播出了那场比赛，我看见你摔下了马。”

“你看到——”她的声音里透着怀疑，眼里满是震惊。然后，她立刻转回头，紧紧盯住膝盖。

他被失望吞噬了，令他极度震惊，他们彼此八年没有交谈过，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还会观看她的比赛，但是，过去他们曾拥有那样一段时光，他们共同分享她赛马的忧虑。

而刚才她那警惕地关闭心扉的一瞥是过去她提及家人及其家人对她的失望时惯有的表情。

那时，她只有十八岁，干着马夫的卑贱工作，并洋洋得意，以示她对父母期望的反抗，似乎她伪示出来的自信如同呼吸般自然。但是，当时他就知道，那不是事实。

她那红棕色的秀发依然如记忆中那样披散在肩头，就像即兴演奏的布鲁斯连复段，她那并不十分完美的侧面像依然那样熟悉，但颧骨却比八年前更为突出，她那满脸的红晕——当年她见到他时的第一个反应——也已逝去，苍白取而代之，她鼻翼两侧的雀斑也因而更加明显。

突然，他记起她一共有十四颗雀斑，随意地分布着，使她鼻梁上的一个小小的隆起更加突出。当她还只是十八岁的时候，她对那小小的隆起很在意，但他告诉她，他喜欢它，并用食指，用双唇轻轻地滑过它……。

他十指牢牢地握住方向盘，抓得那样紧，以至于关节都发

世界禁书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白了，八年来形成的本应该很自然的距离却受到回忆的侵扰，令他心动不已。他提醒自己，她和雷已经结婚了，现在她是雷的孀妇。

于是，为了弥补八年的沉寂，他向她诉说了最简单、最直接的想法。“梅根，我很伤心雷的去世。”

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知道。”

他再次瞥了她一眼，她却转移了视线。她接着说：“葬礼上你送去了玫瑰，很美的玫瑰，我却从未表示过谢意。”

“我不期望什么感谢。”

“也许不，但那是你应得的。”她嘴角歉意地撇了撇。“当时，我只是不能应付那一切，葬礼，其他安排，还有……宣读遗嘱，雷任命你为‘冷血’的主人。”

他咬紧了牙关。“我知道，我想雷把那匹马留给我对你的震动很大，我也一样。我不知道遗嘱的内容，梅根。”

“不。我想，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一定会告诉我的。但是——”她犹豫着。“我想，从那以后，你一定知道的事情，你一定和雷联系过，和他谈过……”

“是的。”

流露出一种棕色的神情。他不知道那是因为遗嘱，因为雷……或者还是因为他。

“我从不想要那匹马，梅根。”他说，“我从不想要一匹可恶的赛马，我能理解为什么你希望雷能把那匹马留给你。”

她摇了摇头。“他不能，骑手不能拥有赛马，那样会引起利益冲突。不管怎样，他把‘大都市’留给了我，我从这个俱乐部得到了用之不尽的收入。我不会为此烦恼。”

比尔忍住失望。雷的律师在遗嘱整理完之后，向他解释了

开 卷 前 缘

所有法律规定，但他却不感兴趣。

她怀疑而且失望地嚷道，“我只是不能习惯……你和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和你联系的？”

比尔摇了摇头。“有时我会在赛马场上见到他，譬如我在东海岸巡回演出时。你在加州赛马时，我见过他一两次，去年五月，在艾魁达科特，我们曾谈论过马。但我想这些没有什么，我未想到雷会出事。”

她哽咽了，眼中蒙上一层薄雾。“你当时也在艾魁达科特？”她终于开了口。

他点了点头。

“我记得那一天，我赢得了三场比赛的胜利。”

“对。如果第二场我下赌注的话，一定会发大财。”

她再次审视他。“雷的确发了一笔小财。”她说，声音中有一种被出卖的口吻。“那之后，我们出去吃了牛排、喝了香槟。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不允许吃这些，但那次胜利后他太高兴了，我就没有阻拦他。”

“对，我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样子。”

“他从未告诉我他和你谈过。他……喝了一杯香槟，举杯庆贺。他说，我赛马的节奏就像爱拉·菲茨杰拉德在歌唱。他从未提你的情况。我不知道——”

她忍着泪水，说不下去了，比尔觉得喉咙发紧。“他没有告诉你，这令你很烦恼吗？”他问。话一出口，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愚蠢，但他只是想安慰她。

“对。”她轻轻地说。言语中满是情感，让他料不到。

“对。”她重复道。“我丈夫连那么简单的事情都没告诉我，

让我很烦恼。我们之间并不是坦露任何事情，有些我们一直不谈。但是，他没有理由——”她用手捂住了嘴，但片刻，她放下了手，再次面向他，表情近于挑衅。“我爱他。”

“我知道，梅根。”他说，忘记自己心中的反抗。

她凝视了他许久，随后问了他不明白的问题。“他告诉你那些了吗？”

“我们没谈这个。”

她无可奈何地叹气。

“听我讲，梅根——雷让我拥有那匹马的一半所有权是出于商业原因。”

她皱了皱眉。“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不信任另外那个拥有一半所有权的主人。他想确认一个能安全防卫他的人。”

她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戴森？为什么不相信他？”

“因为我告诉他不要相信戴森。”

“你？”她惊奇地问，“你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竟会参与这笔交易？”

他瞥了她一眼，希望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或者在另外一个时间告诉她这件事，但他不知道是否会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也不知道她是否能在去医院的短短路程中倾听他的陈述。“我告诉过你我偶而会见到雷。当戴森接近他主动提出购买这匹马的一半所有权时，雷向我谈起了这件事和戴森这个人。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笔不同寻常的交易。雷从未有过自己的赛马。戴森不仅仅是在寻找一个能和他一起分担这笔费用的人，他想通过合同的形式任命你为这匹马的骑师。”

“这很容易理解。‘冷血’只有两岁时，我就骑它得过冠